

22/8

5

彙錄

論語卷之五

罕第九

罕言章

旨此見聖教之所謹要認罕字非不言亦非常言雖偶言亦不多言罕言利防學者趨乎此或淪於卑汙也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或驚於虛遠也皆慮世之深心也三者各開說不必互扭○愚按子罕言利一住下面兩與字俱從罕言利轉出利是一項事命與仁是一事勿作三平翼註云二與字亦不苟乃記者不欲以理欲混同說也

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

言義之利不言即義中之利亦不輕言理微則難明言之恐人

入乃言。所安處朱。

曰。利用之利。亦不。去。尋討。一尋討。便是。於。

利之利。○註命之理微。此命字。當以理言。不並氣言。若氣數之命。所以
勵中人。夫子亦常言之矣。如道之將行。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之類。○
夫子答問仁多矣。然亦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命與
仁。卽性與天道也。仁卽性之全體。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中人
以下。難以語上。故罕言之。○愚按。利亦可以爲教。此利要說得細。如修
德。獲福。積善。慶餘之類。若利欲之利。非獨夫子不言。且當絕口不言。不
止罕言矣。○夫子時無五。星子平之說。此命字。自是性命之命。只照註
爲主。雖或問語類。不可從也。四書中言氣數之命者甚多。且謂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曾無可爲罕言。証據者。斷爲性命之命無疑。○因果報應
之說。根源不正。借此誘戒愚氓可也。儼然讀書爲學。而亦着意於此。君
子耻之。

解記者謂夫子之教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雖爲善獲福。其中亦自有利。而子則罕言之。恐人之計利害。義而分其爲善之心。也不特利也。命原於天。其理甚微。非學問之深者。不能知。強訂語之。反使之馳恩幽遠。而益其惑。故亦與利而罕言也。仁統萬善。其道甚大。易言之。使人視以爲輕。故因問而答。但示以求仁之功。而仁之本體。未嘗輕舉以相告。亦與利而罕言也。蓋聖教之所謹者如此。

達巷章

自夫子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不敢居。卽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自商所執。乃謙而又謙之詞。愚按總以註聞人譽已。承之以謙。爲主。黨人其虛無不受也。若以黨人之目。子亦故言所執之鄙。以示不肖。則竟以自居矣。若曰。且不以。以此教人。則夫子之平立教。總以

多聞。博學。文爲主。從未嘗教人。耑執一事。矧躬御之微。正所謂小道不爲者。而可以。是期諸賢。耶。不玩聖人語氣。不體聖賢氣象。只管強說道理。如何得有是處。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各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解學字。照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詞。猶太宰之云。多能耳。名非名譽。乃名目也。○詳說云。祿書謂無所成名。是惜人不能名。夫子蓋因註中譽字。不知美固是譽。惜亦非譏。黨人之意。大槩原是譽也。○愚按。玩大哉博學語氣。譽意重。惜意輕。夫子則不承其譽。止承其惜也。聞善卽受。此正聖人大處。所謂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也。○博學原在才藝上說。夫才藝豈以約爲貴哉。可知此章無道不貴博意。

敘聖人道高德厚而多能博學。特其餘緒。乃有達巷黨人者。美其博學而稱譽之曰。大哉孔子。無不知。無不能。何其學之博也。但汎兼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惜乎無所以成其名者耳。

子聞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敘夫子聞人譽已。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所謂學之以謙也。○黨人此論。雖未爲知孔子。然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聖人心中觸著。見道理。聞其言。更見得泛鶩之無益。而端精之至。卽一技一藝。

其中亦自有精細難工曲折難盡之意。○**周按**正因謂門弟子說守約不得只是自謙所以加謂門弟子四字者因吾何執云云是與門弟子商量語也執射執御只是守約意不必多纏成名。○實是佩服之意若謂故爲鄙語以答黨人則幾於戲矣且一面答黨人又一面示門弟子聖人心中那得有如許委曲。

敘黨人以博學譽夫子其見已淺乃夫子聞之猶不以博學自居而以其所惜者自勉謂門弟子曰善哉黨人之教我乎夫學與其泛而無成不如端精一藝然則吾今將何所執其執御乎抑執射乎二者之中御爲猶易吾將執御而端習之矣蓋雖庸流淺陋之言而聖心之虛亦無不受也如此。

麻冕章

旨二者皆禮之變以可從引起不可從所以嚴上下之分非徒兩二也

之從違已也。重下節。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千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緇冕大約是朝祭之服。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愚按古人重元服。故獨不取儉。此儉亦是儉其所不當儉者。但猶有說耳。勿將儉字太說好。

子曰古禮之改變於今者。非一事矣。其間有可從者。有不可從者。如古人重元服。績麻爲冕。禮也。今也改而用純。非禮矣。然較之麻爲省費。而儉儉非禮而猶無大害。吾亦從衆而純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

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考。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歸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禮。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愚按前從字輕後從字重。加雖違衆句。言下斷然。

○又如臣之拜君。必於堂下。禮也。今也不待君辭。徑拜於堂上。是驕慢而泰也。悖禮甚矣。雖違衆而吾斷斷乎必從拜下之禮也。君臣大分。敢通變以徇俗哉。

絕四章

○自此見聖心之虛。本來心體原無此四字。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四項各開。爲正意。兩分與循環。是餘意。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

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解四句約言之。只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無字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聖人心體難形容。此記者用反托法。如畫月者。道旁天。畫雪者。染空地也。晚村云。○翼註云。註事前事後之說。可畧用。不必大泥。只要各就字義講得親切。○絕非枯槁。毋非強制。○蒙引云。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意字只是着意。有意爲不善。固私也。有意爲善。亦私也。必是必定要如此。必定要不如此。必爲必不爲。皆是必。固對通言。時已移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便執滯不通。我亦不必是利。已不顧人。只一念。

知有我在便是私已。○絕字內有正。漢濯秋陽暴氣。○毋意是不任已意。只看道理如何。才有些安排布置的心。便是任私意。○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聖人只是任理而不任意。○理本於天。意出於已。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卽私心之發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三者只成就得個我。○愚按。意不徒訓揣測也。意見意度皆是意。○意是發念有私。我是主於自利。意與我分別如此。○稼書謂意必固皆有我字在內。非也。亦有意必固而非爲我者。只照白文作四項。

○記者曰。人心常有四種之累。而子絕無之。四者何。一曰意。凡事各有當然之理。而人每以自己意見與乎其間。是私也。子則因物付物。一還其事理之當然。而絕不用在己之意見。則無意。一曰必。凡事未來而預存。一定要爲。定要不爲之心。是必也。子則聽物之來。順以應之而已。不

預先要必爲要。必不爲則無必。一曰固事已過而只管留滯于心。是固也。子則事隨過而隨化。依然太虛。則無固。一曰我凡事存一有利於己之念。是我也。子則大公無私。人我一體。絕不一念自利。則無我。蓋聖人之心廓然虛公。如鑑之空。如水之止。無纖毫疵累。心體一天體也。豈有所勉而後能哉。

子畏章

旨畏有戒心。是遇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解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語類云。道只有興廢。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愚按。道統必屬之聖人。若典章制度。講習博通。猶是儒生事也。以文自任。自不爲誇。道不與人爲存亡。而文則非人不傳。道與文亦有分別。不但謙詞也。語類自明。亦是商度之詞。勿太作自命。亦不必說到默祐。

敘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夫子曉之曰。道因文而顯。文待人而傳。我周禮樂制度之盛。傳自文王。今文王既沒。斯文亦多散失矣。然講究博通。不猶在茲乎。文既在茲。則吾身之存亡。斯文之興喪。係之矣。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解。未喪斯文。仁山作刪定贊修。蒙引云。是猶望其達。非欲著書以傳來世也。存疑亦云。不謂之道而謂之文。又以已附文王有復興文王之道爲東周意。蓋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爲。用世之事也。

太宰章

旨。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太宰認多能爲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牢所聞皆謙詞耳。陳新安云。○集說曰。若論夫子則子貢之言爲盡。若學者篤信聖人。則君子不多能。固正論也。○李毅侯曰。有以多能爲多聞。多見者。未是多聞。多見是學問工夫。總是聖人根本。分上事。多能則弋鈞射御其緒餘耳。

稼書云子貢平日在多學而識上着力未必着力於此釣射御也此章無指點子貢意○愚按此章見聖人之謙已而自學者合而觀之則可知多能非聖所貴也○道德爲本藝能爲末通章見藝能不足貴勿誤認作多不如約也道學貴反約藝能無貴約之理○多能不過才技之末而夫子僅以此自居何其謙也然以子貢言之則以爲聖人之餘緒自夫子言之則以爲鄙事而非君子之所貴且合之平日之說而皆然可知聖之所以聖與學者之所以希聖都不在區區才藝間矣○四說必以子貢爲的有謂子貢猶未離乎多之見者真謬也朱子問門人以太宰子貢夫子誰道得着諸生多主夫子朱子非之以子貢爲正蒙引集成詳說俱準此翼註斷不可從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

也

解太宰必是吳語聖字勿用生安神化等語非太宰所知也○兩句一氣中間勿加不然二字○多能當不得才乃才之末事也○上句虛下句實

教有吳太宰者深慕夫子之才技而問於子貢曰爾夫子其聖者與何其禮樂射御諸事無所不通而多能若是也其意蓋徒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解固字從上與字生上應者與下起又字○縱字要認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生安不獨夫子矣重上句下句只帶說聖無不通所包者廣而多能特無不通之小事○愚按朱子云形

容聖人地位。子貢之言爲盡。則子貢之言切勿畧賤。謂其猶未知聖。必待夫子自明也。○自人而觀業已登峯造極。而夫子之日進無疆者。尚不知何所底止。故曰將將者無限量之詞。若有成局。便非縱矣。○天縱端言德行勿并及時遇事功。

子貢曉之曰。子徒以夫子之多能爲聖乎。夫夫子之道高德厚。固天聽其自爲。不爲限量。特縱之爲聖人。其聖將有不知何底者。而聖無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子但聖以多能得無只見其餘緒而未識其天亶之非常者乎。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解聞之兼聞兩人之言也。獨言太宰知我。是不敢以天縱之聖自居也。